

最近,由八一电影制片厂等几家单位根据红色经典影片《洪湖赤卫队》改编的 20 集电视连续剧《洪湖赤卫队》,在河北省的白洋淀和湖北省的洪湖地区投入了紧张的拍摄。

剧中的主要人物都由知名演员扮演,如韩英由刘孜扮演,刘闯由张海扮演,彭霸天由修宗迪扮演……整部戏在忠实原著的基础上,将 40 年前拍摄老影片时未敢涉及的许多真实故事再度挖掘出来,但完整地保留了老影片中的 6 首歌曲。笔者在开机前的演员海选中,有幸中的,被剧组选中出演春生父亲这一角色。在跟组拍摄中,目睹了该片拍摄中的一些花絮,特记录下来,以飨读者。

10月下旬,白洋淀的湖区,已是北风凌厉,寒气入骨,韩英被捕这场戏就在湖边上拍。当天有百余名当地的群众演员参加演出,他们和扮演韩英的刘孜一样,光着脚丫,穿着上世纪 30 年代的单衣布褂,在冷风中冻得瑟瑟发抖,脸色青紫。由于群众演员中多数没有演艺经验,导演王平担心在韩英被捕时,大家的表情做不到位,特别是该哭的时候哭不出来。这不仅会耽误时间,而且如果反复拍

《洪湖赤卫队》重拍记

赵亚欣

这场戏拍完后,我与一些群众演员谈起这场戏,他们都说,那情景让人控制不住自己的泪水啊!其实,他们中很多人都知道,在历史上,韩英的原型就是贺龙元帅的姐姐。在白洋淀的拍摄中,还有一场戏,是彭霸天指挥白极会的匪兵在湖心岛和赤卫队员们展开一场白刃战。这是一场大刀对长矛的打斗,为了追求历史的真实感,参演演员全部上身赤膊、光脚下水。现场徐副导演身体力行,首先脱衣赤脚下水。在他的带领下,一些名气大的演员也坚持不用武校专程请来的替身演员,脱衣赤脚下水,在齐腰深的水中,刀光剑影地打斗……



同事老杨是黑龙江北安人,去年冬天我去他那儿。我特别想睡炕,想过过在东北睡炕的瘾。可是北安城里几乎没有了炕,只好到离北安十里远的老杨表弟家。表弟很热情,只是连连说:“不知你们来,没菜招待,咱就吃饺子吧!”老杨一扬手道:“行,酸菜饺子。”东北人家的酸菜在深秋就腌了,他们把整棵的大白菜先晾干,然后整棵整棵地放在大瓦缸里,加盐。盐不需很多,否则成腌咸菜了,大约一两百斤菜就是斤把盐。然后压上一块大石头,水分自会从白菜中渗出。如此,过一个月就可以食用了。那天我盘腿坐在炕上。屋外是冰天雪地,北风呼号,这炕烧得暖暖的,坐着就觉一股暖意周流全身,“如坐春风”不就是说这感觉吗?我们就着酸菜饺,喝着“北大荒”。“北大荒”烧口辣嘴,进肚轰暖。酸菜饺当然是老杨弟媳妇翠花揉

湖水一泡,旧病复发,倒在湖中站立不起,被人发现后,才搀扶上岸……围观的群众“咂咂”称奇,感叹道:这可是真实的“血战”,这些演员真拼命啊!当该剧在白洋淀的拍摄计划完成后,将转场湖北洪湖地区,此时大的战争场面已基本拍摄完成,但烟火道具组还剩下几百斤火药。如果按照以往的惯例,这些火药应该归还八一电影制片厂烟火道具部。可是由于当时北京正在召开党的“十七大”,这么多火药运回北京显然不够安全。经过请示,决定就地销毁处理。

销毁火药的这天,随着一阵巨响,白洋淀上空升起一片红云,聚在一起又变成了一颗火红的“太阳”。十里八村闻讯赶来观看的老乡都说:是洪湖赤卫队显灵了,天上都飘来了红云彩……

这部艰辛拍摄的大戏将于今年年底封镜,预计明年初将在央视电视剧频道播放。

那一年的春上,外公来信说,家乡宝应第一次引进蟹苗围塘饲养获得成功,外公试养的大闸蟹也颇有收获。春节快到的时候,外公特地坐轮船带着十几斤膏肥腿壮的大闸蟹来上海让我们全家尝鲜。那年月,一日三餐全要“凭票”,这大闸蟹是什么味道我还不知道呐。见到这些张牙舞爪的大闸蟹,我们几个孩子高兴得连连拍手。外公高兴地对母亲说:“先蒸上几个给孩子们及街坊邻居尝尝!”

母亲盯着大木桶里的大闸蟹看了好一会儿,却对外公说:“这东西就这样吃了太糟蹋了,我看明儿赶个早拿到菜市场卖了,换个十几元钱给你老回家过春节用。”

第二天,天刚麻麻亮,母亲便提着大闸蟹出门了。我从昨晚听母亲说了那些话就一直关心这些大闸蟹的命运,见母

的面,拌的馅,扞的皮。面揉得劲韧,馅拌得入味,皮扞得边薄中厚。包的时候馅足料多,皮涨而不破,面光而透亮。上桌时热气腾腾,个个晶亮。咬开酸菜饺,猪肉鲜嫩滋润,酸菜爽口清新。入口咀嚼,鲜味满嘴,菜香溢口。

东北酸菜不同于湖南、四川、贵州做酸菜鱼的酸菜,湘蜀黔的酸菜与东北酸菜相较,太酸太辣,适合作为佐料做菜。而东北酸菜,微酸生脆爽口,宜和猪肉相搭做馅。真所谓:西南酸菜辣,东北酸菜脆;东西南北地,酸菜有不同。

菜是真的没啥。除了酸菜饺子,就是猪肉炖粉条儿、鸡蛋搁葱花儿。菜不在多,有味就行。酒逢知己,三杯下肚,天南海北,古今中外了……

酒喝多了,菜吃多了,话说得也多了,不免面孔通红、身子燥热。老杨的表弟忽地大喝一声:“翠花——上酸菜!”听得此言,我与老杨也异口同声,有腔有调地扯着嗓子喊道:“翠花——上酸菜!”

得成功的事实表明:这种互通有无的调剂方式,符合市民的需求;『循环经济』的观念日渐深入人心,节约型社会的氛围正在形成。其实,这样的盘活“二次消费品”的做法,在世界上许多发达国家都是流行的。节约资源、循环经济的理念和做法在发达国家蔚然成风,这很值得我们学习。

期望这样的闲置物品置换会,成为我们社会、我们老百姓的一个“日常项目”。

读了 9 月 22 日夜光杯《上海的麦蚕》一文,激起了我幼时一段苦涩的回忆。

解放前及解放初期,我的家乡江苏太仓很穷困,一到农历三四月间,前一年的秋粮已吃完,当年的夏粮还未成熟,相当多的农户揭不开锅。为了活命,不少农户忍痛把已灌浆饱满但仍呈青色的麦穗割下,制成麦蚕充饥。因此,麦蚕在当时是农户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制成的救命食品。我清楚地记得,我伯母寡居,带一儿一女生活。有一年她家二亩元麦都“割青”制成麦蚕吃掉了,当年二亩元麦颗粒无收,要不是人民政府救助,我伯母子三人是很难度过这一年的。因此,我家乡有“家有一升粮,不制麦蚕来度荒”俗语。当时农民制麦蚕是度荒的无奈之举,无异于饮鸩止渴。

至于《上海的麦蚕》一文提出要抢救这一民间食品,我也是赞成的。因为毕竟时代不同了,现在如能恢复麦蚕的制作,那一定会是大受欢迎的绿色食品。

亲真要卖掉大闸蟹,我一骨碌就起了床,紧跟在母亲的身后眼巴巴地望着那串大闸蟹,心里有一种说不出的滋味。母亲倒没有赶我,而是让我跟着。原来,那时自己拿东西去市场上卖,是要冒险的,若被逮住,要按“投机倒把”论处。为了确保交易安全,母亲让我在不远处望风……

由于当时物资匮乏,有钱也买不到什么东西,所以这些大闸蟹很“畅销”,很快就卖光了。回家后,母亲把卖蟹得来的十几元钱塞到老实巴交的外公手中,然后对我们说:“今晚我烧大闸蟹给你们解解馋!”听到还有大闸蟹吃,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原来,母亲在木桶里还留了几只缺胳膊断腿、奄奄一息的大闸蟹呢!

那晚,我家的饭桌上摆上了几只琥珀色的蟹将军,那鲜美的滋味我至今难忘。

说到核雕,我便想起明人魏学洙作《核舟记》,明核雕艺人王叔远在一枚榄核的径寸之间,雕一小舟,舟窗八扇,精美雅致。苏东坡在舟上手执书卷,右有佛印,左有鲁直,形态栩栩如生。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舟内有炉、有壶……令人赞叹不绝。

所谓核雕,即在橄榄核上雕刻人物、山水、鸟兽,以小见大,以趣取胜。核雕工艺,盛于明清。明代艺人夏白眼在一枚榄核上刻了 16 个形态毕肖的人物,宣德皇帝朱瞻基大为赏识。明熹宗朱由校自幼不喜读书,好木工手艺,他亲自操刀刻核,所作的“五鬼闹判”,亦为上乘之作。上行下效,明核雕技艺风靡一时。至清乾隆年间,苏州核雕大师辈出,宋起凤、沈君玉、杜士元皆有巧夺天工之传世之作。如杜士元所雕核舟,每枚价值白银五十。其《渔乐图》核雕,今存于常熟博物馆。此核呈枣红色,舟上有舱、篷、舟楫,船内数人如米粒大小,有人晒网,有人烹茶,有人闲坐聊天,表现渔人其乐融融的生动场景。

橄榄核有大核、小核、长核、圆核之分。大核直径约 5 厘米,小核直径才 0.5 厘米,在这径寸之间要巧设画面,实非易事。我在台北故宫博物院,曾见一枚榄核舟,核如鱼状,人物形象逼真,令人惊羨核雕技艺身手不凡。在北京、广州与苏州的古玩市场,我凡见核雕必细端详。常见核雕有三

如今上海许多市民的家庭中,用不着的物品积得越来越多,不少东西已经成为家庭的累赘,不时尚、不称心、弃之又可惜。过去有许多寄售商店、旧货商店,现今已难觅踪影。送去典当行吧,这些物品价值低也难以去抵押。以旧换新更是踏破铁鞋无处寻,当废品卖又实在是糟蹋了。怎么办吧?市民们期待有一条『利己利他』的出路。

不要说,还真有人想出了办法来。日前,嘉定镇街道在梅园广场举办了一个『邻里淘宝,变废为宝』的闲置物品置换会,居民们可以互通有无,调剂余缺,可谓别开生面。十八个社区的居民共拿出了一百八十九件闲置物品,其中有八烤箱、被套、台灯、书籍、玩具、工艺品等,五花八门,琳琅满目。置换时,街道评估小组当『老娘舅』,做到公平、公正。置换会上,有一百六十七件物品找到了新主人,置换成功率达百分之八十八以上。于是,人们把这些被盘活的物品称之为“二次消费品”。

嘉定镇置换闲置物品

壬午春日,我背着相机,独自来到梅岭风景区采风。从合水桥沿溪而下,石奇水秀,夹岸有秀竹临风,崖头有野樱桃绚丽地开着,鸟鸣悦耳,幽趣逼人。我正摆弄着相机,对焦取景,天公不作美,刷刷地下起雨来。

匆忙上岸,忽闻一声嘹亮的鸡鸣,只见得山坳入口处,有一屋舍,青砖红瓦,但见庭院里花木扶疏,流光溢彩。敲了一通柴门,有一年过七旬的老者前来开门。老人发白齿稀,慈眉善目,笑容可掬地把我迎进门。一犬吠如豹,老人喝了一声才止。

沿石级而上,夹道尽是欣欣向荣的盆景,有的高大婆婆,有的虬曲如龙,还有瑞香芬芳馥郁,杜鹃怒放如火。

走进屋,那条德国猎犬已不认生,竟和我亲昵起来。它长得高长腿壮,大眼珠血红如玛瑙,耳大如掌。两只小花猫也“喵喵”地叫着。等主人坐下,便各占据了主人的一脚背取暖,乍看似两只绣花鞋。这时,门外飞来两只灰喜鹊,站在主人肩上,喳喳乱叫;主人各喂了两条小鱼,它们才飞去。门前场地上,另有几只悠然觅食的鸡。

我十分仰慕老人悠闲自在,情趣盎然的山居生活,便同他闲聊起来。老人姓李,南昌县武阳乡人,南昌市盆景协会会员。他曾在人民公园、八一公园、滕王阁风景处等地当花工,退休后,来梅岭探幽,相中了这处僻静的山谷,便租赁下来。他在园里种上花草、盆景,每日盘桓园中。老人说,他已有盆景两百多盆,其中有几株榔榆、梓木、小叶黄杨,已养了三四十年,他几乎关注着它们每枝每叶的成长,看得比自己的生命还贵重。老人的盆景从不出售,只是逢年过节,有单位租去当摆设,赚点小费还地租。

雨停了,随老人上山。园大约二十余亩,万紫千红,有桃李争相怒放,山风吹来,花谢花飞,落红满地。我不由得想起清人龚自珍的诗:“落红不是无情物,化作春泥更护花。”这正是老人生活的写照。

如今,满世界的人都在为名为利熙来攘往,却难得梅岭大山深处,还有这样一位知天趣、甘寂寞的护花使者!

种,一是挂件,有动物、佛像;二是珠串,如十八罗汉、水景八仙;三是摆件,以核舟为主。也有核雕历史人物,如孔子、关羽,还有表现山水与古典园林、透溢出山村野趣之生。让人观之爱不释手。

我家乡苏州是核雕名家辈出之地。吴县舟山村先后出了许多高手,须吟笙、须培金父子;殷根福、殷雪芸父女;钟年福、钟菊仙父女;肖艳萍、肖艳琴姐妹与许忠英、陈素英、胡君伟、陈仙红等核雕名家,他们雕的“十八罗汉”、“鉴真东渡船”、“苏州园林”、“红楼人物”、“四大天王”、“布袋和尚”,或刀法疏朗,或造型灵动,或线条流畅,或人物精美,让人把玩之间,心生爱意。今年中国工艺美术品大展,又出了一位叫承莉君的青年核雕家,承莉君也系家传,其父承金方早年做石雕,后制作核雕。她耳濡目染爱上此艺,她先在苏州工艺美术学校苦练绘画功力,后在布局、雕工上狠下功夫,其“水景八仙”此次荣获上海工艺美术金奖、“老子出关”获铜奖。她目前正在构思“天上八仙”与“八大美女”新作,其努力当可赞之。

核雕既有美感,也可健身。古有把玩七法。推、捋、掐、捻、掇、搓、摇,既可加快核子包浆,又在把玩揉搓之际,有助人的血液循环,兼有养心怡神之妙。

